

橙色书坊新情感网络小说

红袖添香等各大主流网站倾力推荐

# 纯情年华

*Chun Qing Nian Hua*

露艺◎著

不要拒绝爱情，  
虽然她曾给你心间涂上了一层永远无法抹去的哀伤色彩，  
但无论怎样的情感历程，  
太阳照样升起，月亮依旧皎洁……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

橙色书坊新情感网络小说

红袖添香等各大主流网站倾力推荐

# 纯情年华

露 艺 / 著

*Chun Qing Nian Hua*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纯情年华/露艺著.—北京:经济日报出版社,

2005.1

(橙色书坊新情感网络小说)

ISBN 7-80180-424-4

I. 纯... II. 露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4758 号

## 纯情年华

---

作 者	露艺
责任编辑	汤雪梅
责任校对	方舟
出版发行	经济日报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(邮编:100054)
电 话	010-63567683(发行部)63567690(编辑部)
网 址	edp.ced.com.cn
E-mail	edp@ced.com.cn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中铁十八局涿州印刷厂
开 本	880×1230mm 1/32
印 张	6.75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05 年 2 月第一版
印 次	200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80180-424-4/I·044
定 价	96.00 元(全六册)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



—

漕杨路 430 号。“金属交易所”几个大字在阳光下闪光。

穿着制服的保安,威风凛凛地守在门口。这幢并不很高却很有气势的建筑物,绝不允许任何人随随便便进进出出,只有持出入证或交易证的人才有资格进出。

上午十一点零五分,底层的交易大厅下进行铜铝的最后一场交易。红马夹们坐在各自的位置上,看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数字,关注着行情的变化。

成茗,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,烦躁地把一绺拂在脸上的长发甩到后面,明净的眸子里盛满了忧虑。坐在她旁边的钱严,是个眉清目秀的男孩,似乎没注意到她的反常。钱严此时正拿着电话,和客户闲侃:“……今天的铜依然是高位盘整……买?恐怕不好。再怎么说明,做空也比做多保险些……就是!铜竟然涨到三万了,不可思议……”

另一个电话响了,成茗的神经被铃声刺了一下,她赶紧提起话筒。只听到一个陌生的女性的声音报了一下明

昌公司的交易代码后突然间迟疑起来。

已经把右手移到电脑键盘上,准备输入的成茗见对方迟迟不吭声,便提示了一句:“方向?喂……”

电话另一头。物贸大厦 1212 房间。刘松握着话筒的手在发抖。这个原先在美院做老师的年轻女子,第一天报单时就慌了手脚,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信心去了大半。

总认为期货是个与股票大同小异的名词,刘松对股票有一些粗浅的认识,心中原本还有些底。不料刚开盘时,有一个客户要她报一笔卖出开仓的单子,她就愣了神,怀疑听错了:卖出还能开仓?

客户看她那样儿,不免急了:“你是聋子?听见没有?”

幸而她的老板田品替她解了围,他拍拍那个客户的肩:“唉,老兄,今天就别抢帽子了。据可靠消息,LME 的铜今晚会上涨,明天金交所的铜肯定会被带动上扬。”

抢帽子? LME? 刘松听得如坠云里雾里。还没等她想明白,却听田品冲着她说:“30160,吃掉它!”

这个吃掉它又是什么意思呢?是照田品的原话重复呢?还是……犹豫间,刘松听见那个接电话的频率很快的嗓音又提示了一句:“买进还是卖出?”

这个吃掉它到底是买进还是卖出呢?

刘松手心里的汗都出来了,她不敢看田品,她的目光茫然地扫过围坐在她周围的客户,但他们却幸灾乐祸地看着她。而刚才那个要抢帽子的客户则恶狠狠地瞪她一眼:



“没用的东西，真是笨得出奇了！”

田品阴沉着脸，一把夺过她的话筒。刘松蓦地一惊，脑中一片空白：完了！

田品扫一眼屏幕，对着话筒沉静地说：“成茗。30150吃掉它。对！全部！……什么！我们的资金不够？……好，价格下来了，30110吃掉它10手！”

交易大厅内。电脑屏幕下方显示出成交情况，成茗一下子大惊失色，糟了！她把八月的单打到七月去了！

欲抓电话时，电话响了。田品的声音冷酷无情毫无商量的余地：“怎么回事？成茗？我要的是八月的单。赶紧，30050吃掉它，10手！”

成茗的手在键盘上飞快地跳动。钱严这时放下电话。他注视着屏幕，不满地埋怨道：“你今天是怎么了，成茗？打错了也不撤单！”

成茗没顾上与他说话，赶忙打电话给经理梁娴，要求把那笔错单按市价平仓。

梁娴正在物贸1616房间织毛衣，这个娇媚的女子，对客户的多少，对行情的走势委实没一点儿兴趣。

成茗的差错很让她吃惊，这个在梁娴眼里文静柔弱的女孩从没出过差错，这是怎么了？

错单平掉了，田品的单也成交了。成茗皱着眉，想着自己的失误，闷闷不乐。那笔错单，连手续费在内也不过亏了五千。而田品因此捡了个二万五的便宜，好像还不满

意。

“其实，他们的报单极不规范，也应该负责任嘛！”钱严安慰成茗。

成茗拿起成交纪录，苦笑着说：“假如价格扶摇直上，田品会让梁娴烹了我！”

刘松吃午饭时，怎么也吃不下去。没想到自己如此无用，连报单这种简单劳动都做不好！还因此被人骂“笨得出奇”！这种羞辱，今生也没受过！

刘松的泪珠成串儿掉进饭盒。偏偏田品不放过，还要雪上加霜：“哭？哭有什么用！堂堂大学本科生，报个单都发愣，还做什么期货！你要不是叶菁的同学，我今天就炒你鱿鱼！刘松，这八哥还会学舌呢！你怎么把我的话原样跟成茗说一遍都不会啊？”

刘松紧咬双唇，一言不发。人生得学会隐忍。

倒是财务王影看不过去了：“田老板，人家刘松刚来不懂嘛，总要时间适应的！”

田品一瞪眼：“适应？你知道这一愣神的工夫，价格都从150跑到110了！”

王影嘀咕道：“那不正好嘛，你做多头还划算呢！”

田品一拍桌子：“什么谬论！如果价格从150涨到200了，又该怎么着？做期货讲究的便是眼疾手快！”

刘松这时擦去了她的泪水，她觉得自己真不该在田品面前表现出她的软弱与无能。自己到物贸来，难道是来掉

几颗没出息的眼泪吗？

从金交所到物贸，沪西工人文化宫并非必经之地。但成茗却每日中午必打那儿经过，绕道而回物贸。西宫的水，西宫的树使她的心灵有种宁静的暂离尘嚣的感觉。

现在正是六月初阳光晴和万物充满生机的时候，西宫的天蓝得明净而可爱，西宫的树木一片葱茏，特别是垂柳，柔美婆娑的枝条一半漫在湖里，一半掩着岸边的石椅。

成茗和蓝清牵手而行。蓝清是个细高个男孩，鼻梁上架一副金丝边眼镜。两人走至湖边的石椅上坐下。

“碰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了？瞧你，一脸的忧伤。”

“今天我打错一笔单。”

“怎么会？”蓝清拿起成茗的手，细细端详，“在我的记忆中，你这双手可从未出过差错。”

成茗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蓝清关切地看着她，突然把她拉起来：“走，咱们划船去！别辜负西宫的一池碧波。”

成茗脸上绽开些许笑意，顺从地跟着蓝清。两人租了一只小小的电动船。

小船儿在湖面上轻轻飘摇，成茗坐在船头沉思。

蓝清温柔地搂住她的肩：“美好的六月泛舟湖上是令人惬意的乐事。可是成茗，你很不快乐，而且心神不宁。为什么？告诉我好吗？让我分担你的一切。”

成茗抬头凝视蓝清，后者深情关切的目光令她感动。

她垂下头，轻声说：“我妈妈病了。”

蓝清曾听成茗谈起她的身世。她父亲在“史无前例”的年代里去长白山插队，与当地一个善良美丽的女孩结婚后生下成茗。但好景不长，1977年，成茗四岁时，她父亲考上大学后便抛弃了她们母女。这些年来，成茗的父亲只是用金钱维系着对她们母女的责任。

“妈妈太可怜了……”成茗的泪悄然而下。

蓝清珍重而小心地替她拭去：“你妈妈有你这样一个好女儿，已经足够了。”

成茗凄楚地摇摇头：“我不是一个好女儿。我贪恋上海的繁华与热闹，而不愿陪伴妈妈过那艰难无味的荒村生活。虽然，妈妈现在不会为没钱而犯愁，可是，钱能代表和弥补一切吗？”

蓝清这时发现自己很不善于辞令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除了把成茗拥在怀里，任她的泪水打湿他的前襟之外，他没有别的办法。

梁娴走进 1212 房间，正在看快讯的田品喜笑颜开地迎上去：“梁姐，哪阵风把你给吹下来了？”

梁娴笑笑：“除了清风还有什么风？”王影会意地“哦”了一声，而刘松把沏好的茶送到梁娴手上：“梁经理，请喝茶。”

梁娴看了看刘松，回头对田品说：“田品，刘松现在报单又清楚又规范，成茗常称赞她呢！”

田品接口道：“是啊，刘松勤奋好学又聪明能干，短短几日进步不小。”刘松不言不语，把手中的资料归档后，告诉他们要到 1616 去取单，向梁娴点下头便走出去了。

而田品紧接着又以买西瓜为由，支开了王影。

梁娴很是奇怪：“你有事要同我谈？”田品诡秘地一笑：“当然有事，梁姐，你们公司是国营的外贸单位，牌子硬。我想借用你们公司的抬头做期货代理交易，我可以付五十万年代理权费。”

梁娴迟疑道：“这，我可做不了主。我得请示廖总。万一，你的客户违规或赖账，可怎么办？再说，如何具体操作也是桩麻烦事。”

田品不以为然：“梁姐，你多虑了，我的客户，不过在你那儿开个户而已，资金我当然会控制好……”

梁娴不相信地说：“这么简单？”

“当然，操作过程会碰上一些问题。这样吧，梁姐，今晚我请你和成茗吃饭。我们详细谈。”

物贸 1616 房间，蓝清坐在电脑前帮成茗打单，刘松与成茗则倚在沙发上谈天。

刘松的声音里充满了感激：“成茗，要不是你指点我如何报单，如何看盘子，又借我那么多书，到今天我还不知期货是咋回事呢！你真是太好了！”

成茗微笑着说：还是谢谢你自己吧：“你的悟性极好，做事又认真，再加上……”

蓝清回过头：“再加上名师指点，一下茅塞顿开。”

三人一同笑起来。

“其实我也要好好谢谢你。”成茗亲热地拉着刘松的手，“以往听田品他们报单，很不规范，我好累！现在可省心多了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刚来那天我有多傻，觉得自己好像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还是乘超光速飞船回地球的呢！”成茗打趣道，“这样的进步，这样短的时间才令人不可思议呢！”

刘松谦虚地笑笑，接着又想起了什么：“不过，我还是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……”

成茗安慰道：“没有关系，慢慢来。我会尽力帮你。如果我不清楚，我会替你问葱儿。”

“葱儿？葱儿是谁？”

成茗微笑不语，引刘松走至办公桌前。她从玻璃台板下取出一张泛黄的报纸递给刘松。

刘松的眼睛里映入的是一张陈旧报纸的一部分：一个剪着短发、秀丽端庄的女孩。下有一行小字：“新中国第一代期货经纪人。”

成茗告诉刘松，那便是郁葱，蓝清他们公司的上海交易部经理。刘松惊讶于郁葱的年轻，也惊讶于郁葱的美丽。她觉得命运之神有失偏颇。

正沉思的当儿，不防背后一只手冷不丁从她手中夺过

剪报：“成茗，你竟敢展览我！”

刘松吃一惊，回头一看，来者竟是那照片上的女孩，但郁葱脸上流动的天然的气韵使她比照片上美丽得多。刘松友好而真诚地说：“你好！”

郁葱扫了刘松一眼，美丽的眼睛里满是不屑，那种目光能使三伏天的水顷刻结冰。

成茗没有注意到这一幕，她乐滋滋地从郁葱手中拿回报纸，重新放好：“葱儿，我们正一睹你的风采，岂料你竟亲自降尊纡贵、娉娉婷婷地走下来了。恕罪！”

郁葱爱怜地点了一下成茗的前额：“你妈病好了？瞧你乐的！”

成茗笑道：“知我者莫如葱儿。”

“是啊！难得你们母女相距千里如此牵挂。”郁葱感慨道，接着话锋一转，“哦，成茗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我向你请教一道题，是去年 CPA 的审计题。”

刘松早从两人间退出来，坐在蓝清旁边，看着他打单子，蓝清见她有些落单，便问她如何来的上海？

刘松告诉蓝清说，是她同学叶菁介绍她来的，叶菁是田品的未婚妻。

蓝清若有所思：“田品的未婚妻？”成茗和郁葱的注意力显然也被吸引过来，两人看住刘松，等待着下文。然而刘松见郁葱似乎很感兴趣，便缄口不言了。她想起刚才郁葱那冰冷而盛气凌人的目光，心里不舒服。

田品在豪华酒楼的雅席上喝茶。这是个二十五岁的男孩，相貌堂堂，眉宇间有股不凡的英气。假若仔细注意他的眼神，不难发现他的眼睛里跳跃着野心的欲望，但这是让当今无数女孩为之倾倒的魅力。

田品此刻正盘算一桩事，他看看表，似有些不快。这时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梁娴走来了。没看到成茗，田品有些失望。梁娴告诉他成茗和蓝清去西宫游泳了。

“你知道，成茗对你一向有成见。”梁娴说。

一道道菜陆陆续续端上来，田品一边为梁娴布菜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对我这样一个有魅力的青年男子抱有成见，只有一个理由，那便是：她爱我却得不到我。”

梁娴挟口菜放入嘴里：“别把自己估计得太高，成茗是一意爱着蓝清的。”

田品摇摇头：“这你可就错了。我告诉你，她曾经送过我一个日记本。”

梁娴便道：“真想不到，后来呢？”

田品耸耸肩：“没有后来。我的心是永远忠诚于叶菁的，她当然得另觅佳偶了。人嘛，总是很现实的。”

梁娴点点头：“不过蓝清就是没法和你比。二十四岁了，只混个小小的红马夹！”

田品止住梁娴：“咱们别提他们了，成茗没来也就罢了。梁姐，我已详细拟订了一份联营协议。廖总不是明天来上海吗？你先替我吹吹风，完了我好找他谈。”



梁娴娇声作腔道：“你先告诉我，怎么谢我？”

“本来嘛，这阵铜都上了三万二，我做的多头差不多又赚了七百万。这完全是你带给我的好运气，我可不谢你吗？”田品摸出一张卡，朝梁娴晃了晃，“梁姐，我送你一张信用卡，里面的金额是一万。”

梁娴脸上掠过一丝狂喜，马上又极力压住：“赚了七百万，只意思一万啊，太不够交情了吧？”

田品心里很是不快，脸上却笑嘻嘻的：“梁姐，这仅仅是开始。如果将来合作成功，你是劳苦功高，不会少你的！”

梁娴拿过信用卡，莞尔一笑：“行，这事包我身上。”

廖总知道，梁娴没什么能耐，可他就是离不了她。这个离了婚的三十来岁的女人，浑身充满了少妇的成熟风韵：全身肌肤光润如玉，那饱蘸青春激情的乳房，那丰满圆润的大腿，加上那勾人心魂的媚眼，令廖总回味无穷。廖总常按捺不住内心的欲望，借口从北京飞到上海，与梁娴幽会。

五十多岁的廖总精力充沛，一番云雨过后兴犹未尽。他的嘴里含着乳头，一只手还按在另一只乳房上。

倒是梁娴被折腾得有点疲倦，但她对自己很满意。能把廖总花到如此之地步，除了她梁娴还能有谁？去年凌华入狱后，要不是廖总一意坚持，这个金属期货交易部经理的缺儿，能让她梁娴去补吗？又没学历，又没经验。梁娴